

绣花荷包

作者：森

清晨，我洗刷完毕，喝咖啡，忙开店门。

“老闆，早！”

“买什么？”

“咖啡白糖，提神啦。走红头前我也是有钱的生意人，落难可惨咯。”老农说。

“你是万幸者吧！”

“唉！全家只我逃出魔掌。”

“同病相怜呐。”

“家人等咖啡，再聊。”

一席话灼痛我神经，陷入辛酸的回忆。

门前葱郁的稻浪起伏，爸爸的脊背在稻海中忽隐忽现。

“莲，快迟到咯。”

“来了。”七岁的莲，背上书包跑出来。

我大两岁，三年级，两隔壁，家长很重要，都种地去了。

“盛的妈，我照顾莲的弟弟，让盛和莲一起上学吧！”

妈说：“好！”

我乐得有个伴，两小无猜高高兴兴赤着脚，跑到一公里外的《华民学校》上学。放学回家，经

过倾泻飞溅的瀑布，在泉涧流淌的小溪捉鱼。热天，嘿，我索性把衣服脱光，赤裸裸地扑进小溪。小莲见了大叫：“嗷！盛哥，不害羞。”

眨眼十年。

“莲，听说隔村青年都参加学习了，我们去吗？”

“好，跟爸妈说一声。”

我俩听故事听上了瘾，每天下午五点必到。学唱《SINGSINGSO》《宝贝》等，回家唱给家人听，生活过得多姿多彩。

一天，老师对大家说：“同学们，重要消息，1965年10月，国内出大事了，读书会可能被迫停课，大家小心噢！请翻开第九课《山的那一边》”。

当时我还年轻，老师的话中话并不当一回事。

瀑布下，我高喊：“莲，鱼好大啰！”

“哪里？”花容玉貌，细长辫子垂肩，蹦蹦跳跳地跑过来，她真的相信有大鱼哩，跳到我身边

突被我用水洒湿了衣裳。

“你这鬼东西，我揍你！”也泼了我一身水。我扯住她，顺势搂进怀里。

“盛哥，你！”莲脸红了，好暖，多陶醉啊！

莲递给我精致的绣花荷包，荷包中间一个心，绣上“盛莲”两个红字。“给你，别丢了噢！”

忽听到：“呼喂……”嘈杂的尖叫声，正向我们家方向跑去。我俩躲在大石后偷看，惊呆了，前几个没穿鞋，后面十几个都穿军鞋，平头军发，全穿树叶伪装服，隐约看到凸起的东西。枪！莲想喊，被我堵住嘴。人群前呼后拥，我小声说：“你别走，我悄悄跟去看。”

我跟踪，爬进绿油油的稻芭。只见门被踢开，顿听到爸妈和莲一家人的惨叫。我真想冲进去救父母，可是他们人多势众手执凶器，怎么办？我的心在滴血。

声音没了，只见凶手举着血刀，大摇大摆地走出来，说：过瘾，过瘾，哈哈！男孩想帮他妈被我一刀肚穿背，Mampus！他爸

断了颈，Beres！”

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，七窍生烟怒火冲天！我杀了你这群禽兽！

火，完了，我目睹这场血劫。心痛欲绝！仅仅一小时，家人、爱人、前途全毁了，家破人亡！我跪下向被大火吞噬的双亲叩头哭喊：“爸妈啊！原谅不孝儿……”嘴唇咬破。

追，不见莲。到处是火和尸体，蹿山路逃，饿找谷糠谷壳，不能大使用手抠，吃野草啃蜀黍。恶寇穷追，好不容易逃到山口洋边区又被兵捉住。

兵问：“山里有游击队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是游击队？他们呢？”

“我是种田人。”

“bohong！”衣裤被撕，兵解腰带狠狠抽打。肌痛、麻木、沉默，投进监狱，转坤甸监狱。放风，找遍莲无踪影。

十年囚禁，吃混砂饭，黑空心菜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偷出监狱外砍柴卖，被捉回痛打，剃光头浸在池里。

莲！绝望！

同房的铁伯惜我。1976年出狱，与他女儿结婚，无子。去年妻因病死了，我孤苦伶仃过日子。

“报纸！”被叫卖声惊醒。翻寻人事栏，突看副刊标题：“耿秀莲老师带领学生……”

“她？”我苦思，她如何逃生？成家？孩子？

我急驾车到【赤道旅馆】问职员：“请问，山口洋来的耿秀莲？”

“您是？”

“朋友。”

“210。”

我忐忑激动来到房前，按门铃，门开。短头发，晶莹闪亮的眼睛，风韵犹存。她发愣地望着陌生男人，竟如此无礼地从头瞄到脚。

没好气，“你是谁？找错门。”欲关。

“等！”我痴痴含泪望着她，掏出旧荷包晃了晃，看到自己绣的《盛莲》荷包，天啊！日思夜梦。“哇！”投入我怀抱。历尽风雨沧桑的孤儿俩，哭诉三十余年生离死别！

齐声问：你……

（完）